

# 太平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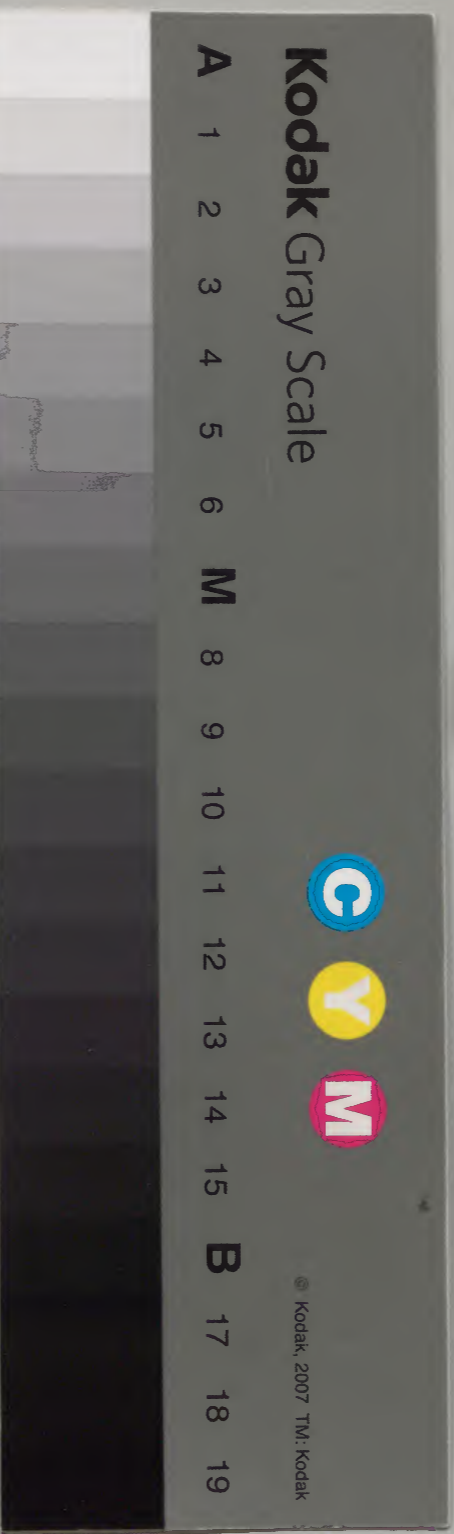
全十一之九十

異人  
異僧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三	二
		五	二
		九	九
			類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三	九	三	二
九	二	五	二
		七	二
		九	九
			類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11)		
函號	309	115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韓稚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  
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于  
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國亦來朝於漢  
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蠶牙出於唇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於  
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言問人壽幾何經  
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因遞生遞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  
論筭問女媧已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

虞惟似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犧軒以往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豈薄淫於禮亂於樂，世俗燒偽淳風墜矣。稚具以聞，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知所之。

幸靈

出王子年拾遺記

晉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辱而無愠色。邑里皆號為癡。父兄亦以為癡，常使守稻。有牛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得終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雙，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者心痛欲死，靈曰：爾無竊吾楫子乎？竊者不應，須臾痛甚。靈曰：爾不以情告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纔屬，靈以水噴之，應時大愈。又呂猗母黃氏痿痺一十餘年，靈去黃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謂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靈曰：試扶起。於是兩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令飲之。高悝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已乎？竝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爾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救愈者多，不敢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即先拜，輒自稱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

出豫章記

趙逸

後魏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循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

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查問曰：太尉府前磚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出洛陽伽藍記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攜下琛去醜杰上萬下傑楚黠上蜀下湍仇腎上掌下覩四公

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

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艮下之噬嗑

震下離上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决

寘諸青蒲申命闖公揲著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辨物

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奏請沈約舉

帝卦上一著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

後噬嗑是其時内艮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

其見噬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

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矣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

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辯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

或演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

末啟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

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

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

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况陰類乎晉之繇曰

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歛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闖公

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

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

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囚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

諸學士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扶

昌國高昌國遣使獻方物帝令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九闕百

寮具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異國來庭爵命高下欲以上

公秩加之黼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輔政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  
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  
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謂黼公更詳定之俄屬暴  
風如旋輪曳帝裙帶帝又問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  
之帝不懌學士羣誹之向夕帝女墜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  
對曰旋風襲衣愛子暴殞更何疑焉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大斗狀白似玉乾蒲桃刺蜜凍酒  
白麥麵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  
方達文字言語與梁國略同經三日朝廷無祗對者帝命杰公  
逐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  
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  
凍者又以高寧酒和之刺蜜是鹽成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麥麵

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者具陳實情麵爲經年色敗至宕昌  
貿易填之其年風災蒲桃刺蜜不熟故駁雜鹽及凍酒奉王急  
命故非時爾因又問紫鹽礬珀云自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  
之帝問杰公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  
文理蜜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橐煮之可驗蒲桃洿林者  
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  
臭其氣酸洿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  
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壘白麥麵烹  
之將熟潔白如新今麵如泥且爛由是知蜜麥之僞耳交河之  
間平積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  
深一丈下有礬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  
腸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於條枝而不爲蠶脆如緹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鸞雀卵產於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四海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蝟鬚蛇以辟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

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爲褐皆焚之不灼汗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來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馬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誑妄曰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國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

太平廣記 卷之七  
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爲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畧而不論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卽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

并訪往昔存亾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實間歲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何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蕤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明年冬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黏寶一鳥銜出而卽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寶信矣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所照大者三十里



太平廣記 卷十一  
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鏡光明能禦災火不至焚  
蕪小鏡光微爲火所害雖光彩昧暗尚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  
蓋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  
其大寶收奪此鏡却入王宮此王十世孫失道國人將謀害之  
此鏡又出當是大臣所得其應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  
不足也因命杰公與之論鏡由是信伏更問此是瑞寶王令貨  
賣卽應大秦波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汝輩胡客  
何由得之必是盜竊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對俄而其國遣使追  
訪至梁云其鏡爲盜所竊果如其言後有魏使頻至亦言黑貂  
白兔鴨馬女國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遊六合出入  
百代言不虛說皆爲美談故其多聞強識博物辯惑雖仲尼之  
詳大骨子產之說臺駘亦不是過矣後魏天平之歲當大同之

除彼此俗阜時康賢才鼎盛其朝廷專對稱人物士流及應對  
禮賓則胥公獨預之爲問答皆得先鳴所以出使外郊宴會賓  
客使彼落其術內動挫詞鋒機不虛發舉無遺策胥公之力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  
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  
品卜論旣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  
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疎淺  
不足上軫冲襟命臣胥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  
沙門論以條疏微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  
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廻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  
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  
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胥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

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腎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頽勝羣僧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腎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千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事沮於腎不自得因而成病輿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

出梁四公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一終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為國立効元英問擊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圖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尅不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

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  
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領千  
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  
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  
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泐流而下去約軍一  
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  
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卽反約  
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  
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白標下求  
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  
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决無他

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又西圍江陵約以兵赴  
救力戰焉法和旣平任約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  
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先運  
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鑊蕭紀果遣蜀將渡峽口  
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殲之山中多毒蟲猛  
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  
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爲者中夜猛獸  
必來欲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  
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褶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  
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  
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  
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稱臣其啟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

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來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為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餽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受弟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

出渚宮舊事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

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

出史遺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趨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

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  
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尤  
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燈其時士  
女緣江輶闐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  
笛一曲能令萬眾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  
臨軒迴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  
眾聲復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樓下小舟行吟  
而至狀貌古削辭韻清越子牟泊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  
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者樂氣常常耳子牟則曰  
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為

至寶平生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能知而叟以為常常豈  
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  
以為不然當為一試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  
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牟因叩額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  
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玉耳叟付  
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恭備極  
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試為一奏清  
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借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  
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出集異記

呂翁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  
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

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于學而遊于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因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寤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

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門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

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後驩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儻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鍾御史位爲太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廻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數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

將溘盡顧無誠効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謙冀无矣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吊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出異聞集

###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闈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寮尚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

聲自稱曰業入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  
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  
圃嘗竊見古昔興亾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  
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  
幸辱玉趾敢授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  
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  
爲不容易之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  
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卽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卽恣  
心徇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  
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誡生曰君聞美言  
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  
必犯君之顏色旣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卽不得盡伸惡言矣

美言徇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  
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  
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  
下有一人失所卽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  
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則仁  
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脩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  
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卽治苟不得人  
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  
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  
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  
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  
縻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祗欲達一言於公



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出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寧王傳袁嘉祚爲人正直不阿能行大節犯顏悟主雖死不避後爲鹽州刺史以清白尤異昇聞時岑義肅至忠爲相授嘉祚開州刺史嘉祚恨之頻言其屈二相大怒詭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悵飲馬于義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濺水數驚嘉祚馬嘉祚忿之罵曰臭卒伍何事驚馬其人顧嘉祚曰眼看見使於蠟蟻國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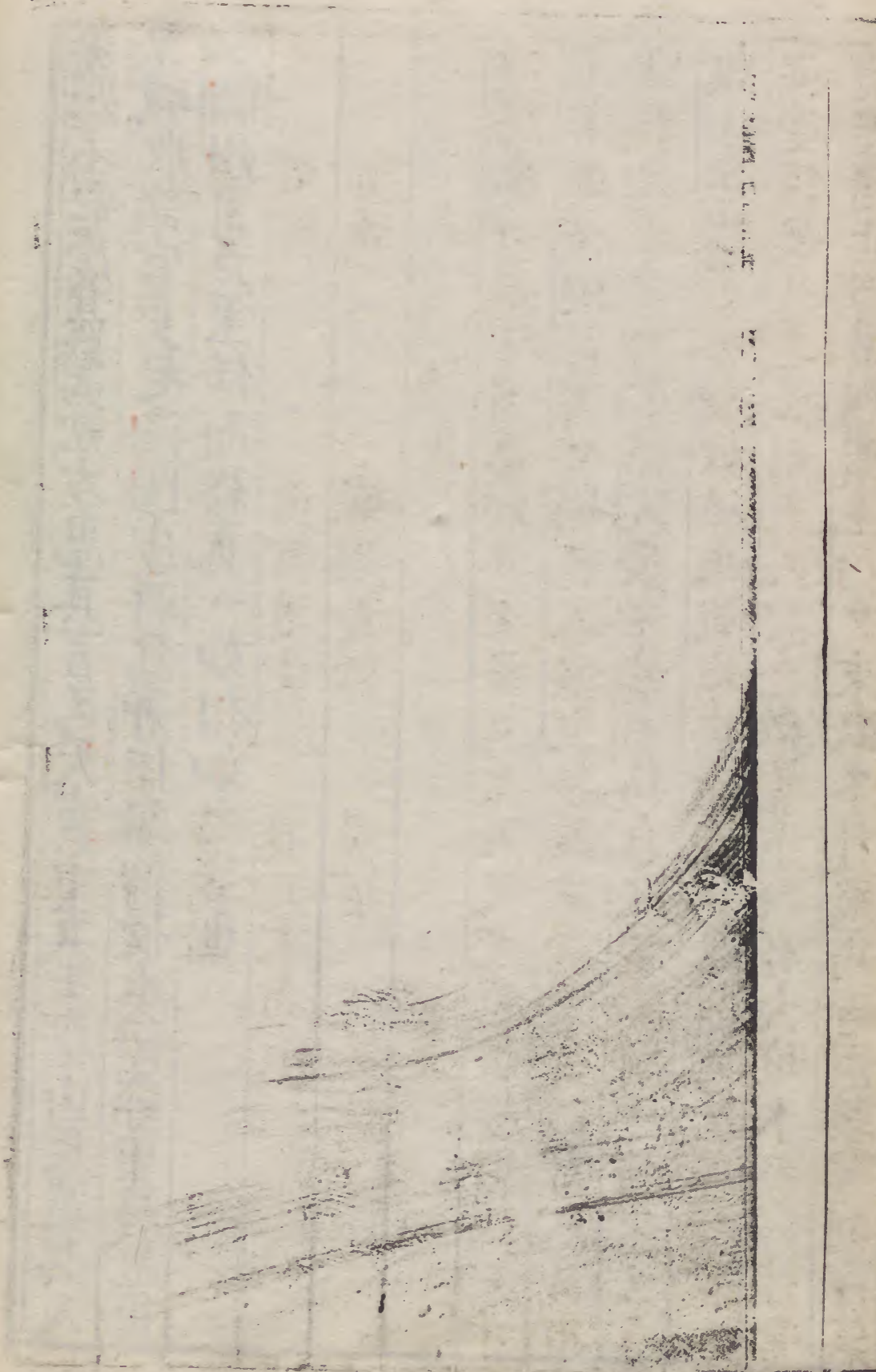
異之明復至朝果爲二相所召迎謂曰知公跡素高要公銜朝命充使今以公爲衛尉少卿往蠟蟻國報聘可乎嘉辭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義井復遇昨驚馬人謂嘉祚曰視宰相欲令使遠國信乎嘉祚下馬拜之異人曰公無憂也且止不行其二相頭已懸榜矣焉能怒公言畢不知所之間一日二相皆誅果如異人言矣其蠟蟻國在大秦國西數千里自古未嘗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鄭相如

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閑放玄宗愛其曠達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名藉甚者門庭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州人應進士舉入京聞虔重名以宗姓因謁虔因之敘叔姪見其潦倒未甚敬之後數日謁虔獨與坐問

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叔未知相如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  
既見問敢不盡其詞相如若在孔門當處四科猶居游夏之右  
若叔在孔門不得列爲四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  
晦跡而已虔聞之甚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  
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篡位當此時  
叔應授僞官列在朝省仍爲其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  
生塗炭未已相如今年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  
考死於衢州官祿如此不可強致也其年果進士及第辭虔歸  
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爲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於是  
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問其政曰  
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後

暴疾不起虔甚驚歎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  
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爲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尅復  
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

異人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城

蘇州義師

吳堪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身長七尺八尺肥黑剪髮留二三寸不着禪袴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籠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猪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臥冬月飛霜着體睡覺則汗氣

衡發無何夜中有人見非市竈火洞赤徑往視之有一蟒蛇身  
在竈裡首出在竈外大於猪頭並有兩耳伺之平曉乃是續生  
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佐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為叔父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見有老  
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茸囊頗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  
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  
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  
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  
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赴之俱至  
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貫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  
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

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  
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  
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宋慕齊神武  
因改宋為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將軍  
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干吾乃請占夢  
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廻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  
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却  
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曹  
也好服術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  
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  
暢大言曰薛君曹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  
馬聲因矚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

太平廣記 卷之三  
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胃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胃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胃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盡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胃君胃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胃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胃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旣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

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旣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于如此寔由冥合况爾清乃躬誠叶于真宰大宮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胃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息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胃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胃已七八年矣君胃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胃卒生於君家卽今身也古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

好道以得到堯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  
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  
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無所見  
異事甚多竝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  
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畧寢及  
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為我致意於張君  
佐遽尋之已復不見出女怪錄

陸鴻漸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  
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多為甕偶人號  
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

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宇公貞元末卒

出國史補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  
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  
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  
効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  
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  
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  
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  
何用曰將以遺御史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  
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  
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

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  
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  
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  
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  
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  
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  
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  
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  
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  
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  
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出會昌  
解頤

### 治針道士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針腿去針有氣如烟出夕漸  
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針處責  
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針  
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昇床就前於左腿  
氣滿處下針曰此針下彼針跳出當至于簷板言訖遂針入寸  
餘舊穴之針拂然躍至簷板氣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  
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竟  
不知所之矣

出逸  
史

### 貞元末布衣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多酣醉  
而歸旅舍人或以爲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爽萬木凋  
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

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  
煦春風和花卉芳非鸚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  
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卽宛若春及老  
耄卽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  
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  
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連連老叟聞吟是詩亦泣  
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  
且醉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爲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攜手同醉  
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出蕭湘錄

###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  
竈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

忽躬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  
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  
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  
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睹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  
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太駭圖表於壁衆漠索不獲久之柳忽語  
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藉像曰  
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藉圖像獨異脣若方嘯竈采觀之不  
復認冉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  
家時目擊其事

出西陽雜俎

### 蘇州義師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  
斤壞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願曰



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檐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其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出酉陽雜俎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早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

入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卽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命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名堪曰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

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  
 乃為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  
 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  
 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  
 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火  
 掃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驟暴起焚焚牆宇烟  
 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  
 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藥山

王居士

俞與

衡岳道人

李業

石昊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苗晉卿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煦妍策蹇衛出都門  
 貫酒一壺藉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傍因揖  
 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邪寧要知前事邪晉卿曰  
 其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  
 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

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幽關鼓吹

義寧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於永穆墻下時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馭寒露體無跣圻中使將返信夫忽扣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為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中一襪納中使靴中仍曰謂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攔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焚襪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墻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

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出西陽雜俎

張儼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胛再三符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膝蓋骨且無所苦當行八百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彊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出西陽雜俎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轆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

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  
 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  
 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其任意施為樂山曰或欲通宵  
 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  
 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  
 十緡而去也主人洎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為精妙錙銖無失眾  
 共驚駭卽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  
 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  
 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出集異記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  
 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

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  
 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旬日而鏹而至入京  
 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則  
 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邁病甚  
 危眾醫拱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於牋期之必  
 效且曰滯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鏹付所主  
 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齋緡而  
 往涉旬無恙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迴乃詬罵  
 因拘將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殭絕  
 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烟於其間人不可適中平  
 一榻藉屍其上覆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貯溫水置  
 於心上則謹戶屏眾伺之及曉烟盡薰黔其室居士染指於水

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於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  
 無憂矣則以繖續蒙其鼻復以溫水置於心及夜又執燭以俟  
 銅壺下漏數刻鼻續微噓又數刻心水微灑則以前藥復滴於  
 鼻須臾忽噫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  
 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  
 子而卒

出闕史

俞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  
 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有市門監  
 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名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  
 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  
 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調吾子之急今

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席於  
 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  
 晦於此適聞王公忘舊甚訝之因覆一缶於地俄頃乃舉以視  
 之有一紫衣人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  
 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侄也以旨甘無朝夕之給自輦  
 下千里而至而宜厚其館穀當金帛為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  
 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歸其逆旅  
 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

出補錄記傳

衡岳道人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山嶮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  
 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糗持錫夜入出林越  
 屍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

是研折憇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歛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鑿窟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卽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觀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食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末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真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床蓬轉甚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

饑渴

出西陽雜俎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號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

童曰阿翁卽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止宿旣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惟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其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旣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五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出錄異記

石旻

太平廣記 卷之四  
會昌中有石旻者蘊至術嘗遊宛陵宿雷氏林亭時雷之家僮  
網獲一巨魚以雷宴客醉臥未及啟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  
魚已敗將棄云旻曰吾有藥可令活何棄之有雷則請焉旻遂  
以藥一粒投魚口中俄而鱗尾皆動鮮潤如故雷大奇之因拜  
請延年之餌旻曰吾之藥至清至潔爾曹嗜欲無節臟腑之內  
諸穢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學  
人自多累如籠禽檻猿徒有騫翔騰躍之志安可致焉出補錄  
記傳

管涔山隱者

李德裕嘗云三遇異人非十祝之流皆遜世者也初掌託非門  
有管涔山隱者謂德裕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  
然須值少主德裕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  
去德裕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

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緒召入禁苑及  
中丞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德裕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  
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  
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經歲入覲尋又杖鉞南燕  
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德  
裕曰公當受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  
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執憲者俄  
亦竄逐唯再調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德裕言之豈禍患不  
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德預聞乎出窮  
愁志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  
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

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為禮師儒不樂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鐙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床昇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慎空隙之所有脫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汗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

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因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史出逸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盤屋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歛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遶材大息惋咨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縻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



太平廣記 卷之六  
中銘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  
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涓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間長養於中若為殿  
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出芝田錄

唐慶

壽州唐慶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頗極專謹常不言錢  
冬首暴處雪中親從外至見卧雪中呼起雪厚數寸都無寒色  
與唐君話深異之唐後為推鹽使過河中乃別歸唐曰汝極勤  
勞吾方請厚俸得以報爾又懇請唐固留不許行至蒲津酒醉  
與人相毆節帥令嚴決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無緒便發厚卹  
酒肉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  
並無傷處驚甚因語雪卧之事遂下馬與語曰某所不欲經河

中過者為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絹皆不受置于地  
再拜而逝出逸史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飾鮮潔  
謹幹不與常等覩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開宴鈞未辦釀  
率撓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  
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給而命  
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為備宴之地次即徐  
圖其僕唯然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  
翌日鈞強為觀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  
會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弟請選日啟聞侍郎張  
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為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

太平廣記  
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釣上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  
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釣之醪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  
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  
去旬日釣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積  
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釣之仁感通神明故為曲贊一春之盛而  
成終身之美也出據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終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五

異人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濬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  
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練志幽寂蕙蘭以為服松栢以為  
糧趙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  
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練丹須西

太平廣記 卷八十五 四百六十三  
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遇于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  
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  
不見其惰容常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鏹之方吾久得之固耻  
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霖至于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  
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  
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駛雨如  
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  
景從旣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峰之巔趙  
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  
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于遠岑方歸  
山舍旣各就榻而悽風飛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玄真暮格無  
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月歸九華後亦不更至京

浴出三水  
小牘

### 擊竹子

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酒肆中  
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歌應和乞丐於  
人宛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莫識之如此則十餘年  
矣一旦自詣東市賣生藥黃氏子家從容謂曰余知長者好道  
復多氣義有日矣今欲將誠素奉訖得否黃氏子曰君有事但  
得言之擊竹子謂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盤  
泊今病甚多恐不濟若終焉之後敢望特與燒爇今自齋錢兩  
貫文克買柴用慎勿觸我之心肝是所託也陰隲自有相報因  
留其錢黃氏自不取則固留而去黃氏子翌日至橋下果見擊  
竹子卧於蒹葭之上見黃氏子來欣然感謝徐曰余疾不起復

與黃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辭言訖而逝黃氏子亦憫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斂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鳴叫至晚只餘其心終不燃燼復又其大如斗黃氏子收以歸城遠語令人以杖觸之或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駭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烟焰中出乃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上黃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歎奇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復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賓乎復欲於黃氏子顯其蛻化乎始知成都迺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已多矣大凡不可以貧賤行乞之士而輕易者焉

出野人開話

### 張濬

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

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出北夢瑣言

###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關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措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

請使君差丁役齋齋鍾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  
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斫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  
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吻  
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為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  
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出王氏見聞錄

###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  
相得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淺術也  
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祕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  
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欲似可  
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置衣  
食如得祿則勿復為為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

之而別方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為之無不成者後  
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為之所得轉少及為南昌令復為之絕不  
成矣從子智脩為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脩後遊鍾離止賣藥  
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軌為刺史方好其事為人所  
告遁而獲免出稽神錄

###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  
也有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妹  
省之眾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  
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函崇遠求於  
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療之如  
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

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  
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  
持簡道士如所夢者出稽神錄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  
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  
章郎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  
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  
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  
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快快將行復失其所着  
鞋詰責童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  
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

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復振振君當百艱  
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宜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  
思之江淮安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  
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  
刺史彭珍厚遇之系攝縣邑偽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  
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  
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出稽神錄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嘗披篋戴笠繫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藥以  
一木鼠記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殺鼠兼能療人衆病但將  
洋食之即愈人惡其鼠藥少有服餌者有百姓張贊賣書爲業  
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齒齧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

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贊言必中其毒  
倏忽俄已皆有羽翼望門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之客曰  
應不是鼠汝勿誕言贊更求藥言已盡矣從此遁去其父取鼠  
殘食之頓覺四體能屈伸下床履步如舊日出野人閑話

蜀城賣藥人

前蜀嘉王頃為親王鎮使理廨置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字  
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  
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  
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劈  
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著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  
篆列之如左說苑世似於木飲於淵飲於以出玉谿編事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劉嘗賣銀與  
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罵劉劉歸  
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為土地神  
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床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  
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追曙不復  
見易後求之間市人云一夕夢人名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  
寢骨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  
祖食思魚膾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  
水沸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  
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出去劉友人為登封令  
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常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在尚遠今夕止吾廬中所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休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卽以奉其僧已卽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出稽神錄

###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其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

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旣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練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也

出稽神錄

###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阜莖百莖於市其莖豐大有異於常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錐治床前數尺之地甚熟旣而出阜莖實數枚種之少頃卽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曙則已垂實矣卽自采掇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出稽神錄

### 教坊樂八子

教坊樂人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一道士於路謂



太平廣記 卷之五  
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嘻誤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嘗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癥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為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飯噉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出稽神錄

蔣舜卿

光州檢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一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為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叟善醫乃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飲食如常既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南校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者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黃萬祐

黃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妙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一

黃叢氏

都鄂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捷為之地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鷲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為煨燼矣乃知太歲乙亥是為青猪為焚蕪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為鷲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鷲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出錄異記

任三郎

鳳州賓祐王部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等籌畫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

何忽謂王曰或有一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畢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啟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啟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免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清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襄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開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出錄異記

黃齊

黃齊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嶼遇一老人髭髮皎白頰色櫻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岼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徃徃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檀林中可三二里卽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旣歸亦話於人

出錄異記

###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纏縷山童從後擎拄杖藥囊而已造詣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

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志清閑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閑性道士曰未也因與山童處取劍細點堦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二粒種子令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漸漸長大頗長五尺已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則仙家旌節花也命食不飡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徃徃有人收得其花種

出野人閒話

### 天自在

利州市鄜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烟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

遂以手探堦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  
為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不自在遂潛遁去其  
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出野人開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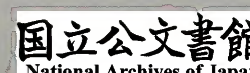
掩耳道士

利州南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縑縷來於稠  
人中賣葫蘆子種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一苗只生一顆盤  
地而成兼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時竟無賣者  
皆云狂人不足可聽道士又以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之聲何  
太甚耶巷陌孩童競相隨而笑侮之時呼為掩耳道士至來年  
秋嘉陵江水一夕汎漲漂數百家水方渺瀰眾人遙見道士在  
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聲風聲何太甚耶泛泛而去  
莫知所之出野人開話

抱龍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迺至諸  
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時有一人鶉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  
所眾人輕之行次江際眾人憇於樹陰貧士亦坐石上逡巡謂  
人曰此水中有一龍睡眾不之應旁有一叟曰何得見貧士曰  
我則見眾曰我等要見如何貧士曰亦不難遂解衣入水抱一  
睡龍出腥穢頗甚深閑兩目而爪牙鱗角悉備雲霧旅合風起  
水涌眾皆驚走遙禮謂之聖人遂却沉龍於水底自挂鶉衣而  
行謂眾人曰諸人皆以醫卜為業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於  
道也切不得見貧素之士便輕侮之眾人慙謝而已復同行十  
里瞥然不見出野人開話

何昭翰



偽蜀度支員外郎何昭曰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閑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可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憤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嚮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卽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

出野人閑話

### 盧延貴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岼閑步不覺行遠遙望大樹下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卽行起而來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卽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也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岼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十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須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谿中恒患身不連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

有遇之者

出稽神錄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為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朱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西天市版木比及再求足以併酬君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桃木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移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曰有入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為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為別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為貴數年杜之居為火所焚屋壞土

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縈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三寸蛇去龜存至今寶於杜氏

出稽神錄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為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黑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間之曰免礙旗幡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為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為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出稽神錄

劉甲

有人姓劉在朱方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卹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鴟鵂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出異苑

盧嬰

淮南有居客盧嬰者氣質文學俱為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驗人皆捐之時无伯和為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眾客咸集食畢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眾君不勝故也頃之合飲羣

客相目惴惴然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復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舉非摩天不盡其才即厚以金帛寵薦之行至潼關西望烟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縣矣出蜀異志

趙鸞奴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脾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布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為業每鬪船驅儼及歌竹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六  
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髭髮錙衣民間呼  
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于地形裸露  
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  
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方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  
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入寸亦異於人  
出錄  
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七

異僧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

釋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狂昔經  
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  
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金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  
此罄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  
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事傳毅奏曰臣聞  
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  
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

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人未皈依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夷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出高僧傳

竺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之既達雒陽與騰同走時便善道言愔於西

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僧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優是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出高僧傳

康僧會

康僧會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竝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

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讖悔出衆經有支亮字絕明亮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  
籍莫不諳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  
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  
細是智囊漢末遇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之日拜爲  
博士使輔導東官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  
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方欲  
集衆本譯爲漢文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  
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又依無  
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經等皆行  
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

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  
時吳國以初見沙門服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異  
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察檢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  
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  
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  
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  
利當爲造塔苟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  
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  
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此權曰  
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請法侶曰宣尼  
有言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  
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旣入五更忽

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却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又何由而興若其義教貞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於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推有才辨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祠

在昱曰玄化旣敷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震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材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羣馬迎會會旣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旣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咏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畧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脩善則有天堂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

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  
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祝諸廟求福命綵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  
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地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  
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折辭甚精要  
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  
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  
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  
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畢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  
性凶麤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  
衆經所謂阿難念彌境界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  
度集雜譬喻等經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明聲清摩  
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竟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

趣雅俊義旨微密並見行於世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旨九月  
會邁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  
辭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  
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  
所謂能信若必目覩所不能耳言竟塔卽出五色光照耀堂刹  
誘蕭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  
康會之力也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爾出高僧傳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  
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  
嗣陳羣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  
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

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  
五出家每至講肄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  
陋謝安聞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焉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  
也時謝安殷浩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  
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  
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爲是退而註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  
伏後還吳住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謝安在吳與遁書曰思君日  
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傾風流得  
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  
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  
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旣還剡徑遊丁郡王故迓

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聞乎遁可作數千言標  
揭新理才藻警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  
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  
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時論以遁才堪經  
贊而繁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喙論晚過石城山又  
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又註安般  
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  
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  
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石後至值蔡躄起謝便移  
就其處蔡還復欲據謝坐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  
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  
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冲天

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於卵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晚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郝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贊周雲寶為之作誄焉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八

異僧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燼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齊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畧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

太平廣記 卷之八  
五百廿八  
凶何也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  
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  
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  
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  
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  
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  
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  
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  
莫能知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  
陂還河北過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  
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勒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  
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天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

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  
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  
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  
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  
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  
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  
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勒字世龍謂澄  
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  
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敕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  
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  
疑致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  
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



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閒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苦人入屋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内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開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且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夔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立稱元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嶽將兵攻勒勒遣后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

嶽敗保后梁鳩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嶽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嶽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無不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乃留長子后弘共證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后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時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益篤時后慈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慈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慈也勒頌告境內慎無

食慈到八月后慈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后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子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忘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觀佛像而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綿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舉舁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

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而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后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后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會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知

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止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隨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有羣克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勅諸處牧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齊氏虎彎弓捨矢

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人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親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讓虎曰王過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書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化身後晉王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克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輕刑事法

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  
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  
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  
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苦  
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  
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  
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  
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  
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劫垂死因燒香  
呪願遙救獲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  
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  
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

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  
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屢行敗績  
方信澄戒澄道化既行以人多奉佛皆營造塔廟相近出家真  
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  
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  
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究避役多非其人卿  
可同議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視天地祭奉百神  
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  
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  
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制亦循前軌今大趙  
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下  
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請寺燒香禮拜以尊典

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趙  
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  
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  
忝當期運君臨諸下至於饗禮應兼從本俗佛是我神正所應  
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  
有捨其淫禮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  
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  
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  
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  
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  
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  
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

不解此記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日  
有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  
迹莫已已之懿喬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如何斯永以歎之澄  
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學玄哲雖存世  
莫能基必馥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  
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  
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馬驛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  
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  
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  
通內外爲虎所重常言及隱士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  
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雖不得君臨萬邦  
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

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  
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  
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効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  
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遣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  
睨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縣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  
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  
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  
都之澄嘗與虎共處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  
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四南有  
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  
后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

解鈴音乎鈴云胡于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  
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后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  
人齊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  
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  
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  
應耄但使少者不懼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  
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忍怒  
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  
不從以鐵鑊穿宣領牽上積薪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  
車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救弟子罷別空齋也後月餘日有一

妖馬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  
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  
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  
發殿后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  
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  
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  
西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  
遷身命非保貧道燄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  
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卽自出至寺而慰諭  
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  
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  
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

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濫顯爲聖典幽背法戒以  
不自懲革終無佛佑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  
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  
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  
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仍突於臨漳西紫陌卽  
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  
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  
五寸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  
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  
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  
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二石兇強虐害非道  
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

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  
 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金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  
 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  
 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  
 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  
 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  
 再閱篋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得見屍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見澄  
 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  
 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  
 殭不毀雋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  
 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棺柱不移秦將王猛

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  
 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起記云澄未亡數年自  
 營塚壙澄記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  
 或言佛圖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八

短言則圖短言則音聲者其聲音之不同其出聲  
營家獻欲指味必關又氣不耳中何容許其以顯之焉矣登  
非涼麻氣祖梓實未夢氣之顯也田顯味指云登未字煥平自  
八心而美之林顯祖言一林顯也對科望耳陳萬千朝為望大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九

異僧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朗

李恒沙門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  
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  
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而重數歲之後市啟師求經與辯  
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不田因休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  
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闇誦師雖異之  
而未言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  
還師師執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為受戒具恣

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椿椿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卽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時符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符平南攻襄陽安與朱敘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業一隅未能尅伏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

江左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後卽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若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早氣厲禹遊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也之非愚心所以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謂並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

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師言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至須城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晉軍遂北三十餘里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道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日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堂時維那值殿夜見此僧從窓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特相爲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荅云甚可以度耳安請問來生

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覩堯率妙勝之報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及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元年也

出高僧傳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爲造金獅子座一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戎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

六五  
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  
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遠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  
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  
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  
運衰矣尚有勅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  
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  
齒尚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  
至光曰道七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因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  
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  
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已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  
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有大雨  
洪潦暴起水深數尺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

凶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  
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  
是竊號關外年稱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  
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反尋亦殄  
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  
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  
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  
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篡敗績於合黎俄有郭鑿作亂纂委犬  
軍輕還爲鑿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  
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  
甚重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爲徒煩費耳寘運雖隱可以  
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

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義治無効少日資亾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廢子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咸寧二年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爲龍興門什奏曰此日潜龍出遊豕妖來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住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不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聖已亾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請呂以什智既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

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蔥變爲菹以爲美端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讐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贊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姚

與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佳僧坊別立廨  
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  
蓮華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龜茲從卑摩羅義律師受律卑摩後  
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  
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  
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  
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  
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  
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  
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  
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克傳譚凡所出經

論三百餘卷唯日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矣願凡  
所宣譚傳流後世咸共洪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  
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耳

出高僧傳

### 法朗

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  
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  
拜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  
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與念留爲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  
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  
起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

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  
久得道惠可往觀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  
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請君誠契並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  
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  
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出冥祥記

李恒沙門

晉李恒字无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對至  
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  
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沙門  
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固問榮途貴賤如何沙門曰當帶金紫極  
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為善道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  
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床入呼家人關視復變為大鳥

時屋梁上天曉而形如舊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  
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太  
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

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

異僧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杯渡

釋寶誌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為號初在冀州不修細  
 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  
 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遂之不及至於孟津  
 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于  
 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  
 均或剖水扣凍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  
 子更無餘物嘗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  
 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言詠



太平廣記 卷九十一  
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入闕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辨李卽經營至中未成渡云覓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背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

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敗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辨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命欣次第孰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不許萬識者謂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覲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出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後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饑

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往師更從乞魚網師曠罵不與渡乃捨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鄉看之果於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陸香等伺渡渡卽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卽畱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見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嗽蜜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杯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荅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

值風舶颿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於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千餘里問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頃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道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衆入境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渡道人否荅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匣中別有一青竹杖謂期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目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

船卽具如所是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右頭淮而往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壽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三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渡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台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至南州杯渡期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但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徑門靈人降字勁可識其家杯渡遂絕迹矣都下杯渡往來山邑多行神呪時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云已死在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

孔賓子時以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賓子泣曰昔孫思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賓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被請僧設齋坐有僧勸迎杯渡渡旣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日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東畱一萬錢物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卽爲營齋并接屍還塋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五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表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

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諸家出道惠聞而怛之杜天期本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諸等拜送慙慙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出高僧傳

釋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或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境或挂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苦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感眾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餐食

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眾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具帝怒遣推檢其所關吏啓云誌久出有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遣誌遣使於龍光剎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叔祖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

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誌誌註疏云明日竟不  
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  
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  
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  
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  
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誌還見而  
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有旬事發偃叛往朱方  
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貢荆  
子甚急既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  
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往來與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卽位下詔  
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  
其佛理則聲聞無上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豈得以俗士凡情

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誌自是多出入禁中長於臺城對梁武帝喫膾昭明諸王子皆  
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  
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天監  
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  
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卽使  
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更大雨誌又云湏一盆水加刀其上俄  
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  
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文旨答  
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  
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藥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藥時  
乃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至假使風墨誌忽問之有無答

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猪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肅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窻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

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員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卽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有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藥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樹側漫呼黃頭誌公忽云阿誰喚我卽逐沙彌來到此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亦當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

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東於臺城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以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無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誠莫測其年有餘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識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實公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後為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

手作時人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竹箭者直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此寶公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出高僧傳及洛陽伽藍記

